

青島要聞

學『習』實踐論參攷資料



西德馬克出版社

學習叢書

學習「實踐論」參考資料

出版兼發行

厚众日秋圖書出版科

地址：西安中山大街一七一號

電話掛號：〇〇九

印刷：厚众日秋印刷廠

地址：西安中山大街二六六號

電話掛號：〇〇九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

定價：人民幣二千三百

001—20.000

8/032

(A) 102

目次

- 一、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北京人民日報社論（一）
- 二、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蘇聯真理報編輯部（一一）
- 三、「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北京人民日報社論（二一）
- 四、「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李 達（二六）
- 五、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伏爾科夫（三六）
- 六、「實踐論」——學習和工作的指南……………學習雜誌社論（四一）
- 七、對「實踐論」基本內容的一些理解……………肖 麟（五〇）

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

北京人民日報社論

(一)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也即是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這是毛澤東同志爲保衛和鞏固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而寫作的。這一篇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戰鬥文獻，嚴厲地批判了各種錯誤的認識論，並用了我們黨在長時期中極其豐富的戰鬥經驗，去充實了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同志這一個著作，寫於一九三七年七月間。這時候，中國共產黨已經經歷了十六個年的戰鬥，領導了兩次的大革命（即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和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戰爭），並正處在一個新的大革命時期，即抗日戰爭時期。

歷史的新時期給了我們黨一個重大的任務，這就是：爲要獲得人民的勝利，就必須在思想戰線上準備它，而首先是革命先鋒隊的內部必須在思想上的準備它，這就是黨內形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提高全黨幹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上的自覺性。毛澤東同志曾經根據前兩次革命的經驗來說明這一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同志經常說：在第一次革命的後期，因爲革命先鋒隊伍內部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以致陳獨秀機會主義能夠起了作用，而使革命不能夠擊破蔣介石汪精衛的反革命的襲擊。在第二次革命（土地革命）的後期，也因爲我們黨內有許多幹部不能在思想上分別真的馬克思主義和假的馬克思主義，以致「左」傾機會主義能夠起了作用，而使革命遭受極嚴重的挫折。鑒戒於這兩次革命失敗或挫折的經驗，因此，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央紅軍於一九三五年到達陝北之後，以及在抗日戰

爭的初期，即重新用大力從事理論上的工作，貢獻了許多極其重要的理論著作，「實踐論」則是在哲學方面的專門著作之一。

由毛澤東同志看來，我們黨內思想問題的最本質的問題，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的問題，即關於辯證唯物論的問題，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問題。正如毛澤東同志許多著作所分析了的，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各種形式的機會主義者在這個最本質的問題上，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完全分歧的，他們是主觀主義者。爲了揭穿機會主義的思想基礎，並便利於在政治問題上和各種形式的機會主義作有效的鬥爭，毛澤東同志認爲決不能逃避哲學陣線上的鬥爭，而且必須把最基本的理論問題放在思想鬥爭的最前列，必須在哲學陣線上擊敗機會主義。「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於是毛澤東同志便把握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一個最本質的問題，而向主觀主義的思潮開火。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間關於「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講演，曾經說過：

「……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党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他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

毛澤東同志這番話的，正是這一個最本質的問題，以及在這一個最本質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採取的戰鬥的態度。

(二)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特點？毛澤東同志用大力說明，這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否認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就否認了唯物論，也否認了辯證法。一句話，否認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任何人，不論他在口中如何千「馬克思」或萬「馬克思」，只要他不是實際上承認理論與實

踐的統一，那末，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只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在哲學陣線上進行了反對主觀主義兩種流派的鬥爭，即反對教條主義和反對經驗主義。

在我們黨內，有一種教條主義者，他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他們還沒有覺悟以前，他們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說他們只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錯，他們口中也說過「理論與實踐聯繫」。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強調的，判斷他們是真或假，除了根據實踐以外，是再沒有別的標準的。實際上，教條主義者的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完全相反。教條主義者的認識論的基本特點，乃是割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因此，教條主義者並不是唯物論者，並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是主觀主義者，是唯心論者。

毛澤東同志寫道：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裏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而且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為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裏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毛澤東同志在這裏說的「知識裏手」，就是指的那些教條主義者。

在我們黨內，還有另一種形式的主觀主義，毛澤東同志把它叫做經驗主義。毛澤東同志寫道：

「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有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

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毛澤東同志這裏是說明了經驗主義。經驗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特點，也是割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在這點上正和教條主義相同，而和馬克思主義相反。

教條主義否認了認識過程第一階段的感性認識的必要性，以為理性認識並不必依賴於感性認識；經驗主義否認了認識過程第二階段的理性認識的必要性，以為感性認識不必上升為理性認識。教條主義從一個方面割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而經驗主義則從另一個方面割裂它們。

這樣，有如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一月間的整風報告中所指出的：「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片面性，乃是兩種主觀主義的共同點。這種在認識上的片面性，就使他們在政治上有時表現為「左」傾機會主義，有時又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而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種片面性的共同點，就使彼此能夠在實際問題上互相聯繫起來。

(三)

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觀點，認識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實踐統一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實踐形成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這種推移的運動。毛澤東同志寫道：「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但是，教條主義者離開實踐，看輕實踐，否認或不懂得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推移和變化，所以他們就沒有什麼感性的認識可說，同時也就沒有什麼理

性的認識可說。

毛澤東同志指出：「……那些主觀地、片面地與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與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與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爲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

毛澤東同志這些話，主要地是對於那些教條主義者而說的。這裏說的正是包括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兩個方面。所謂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本質，這些就是理性認識的問題。教條主義者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這就是說，他們既沒有感性認識，也沒有理性認識。爲什麼？因爲他們在具體問題上不但自己沒有實踐的經驗（直接經驗），而且也否認了別人所有的實踐的經驗（間接經驗）。

可是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歷史上却曾經自命是「惟一的」、「百分之百正確」的「理論家」。他們自己以爲雖然沒有感性認識，却是「理性認識」的獨佔者，世界上那裏有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斯大林同志說：「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綜合的經驗。」悲哀的，就是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偏偏否認了馬克思主義是革命運動經驗的概括。如果誰要談起中國革命的經驗的時候，我們的教條主義者也就要給他安上一個名義，叫做「狹隘經驗論」。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名文裏面曾經這樣地說明了孟什維克：「他們的活動不是以經驗，不是以估計實際工作爲基礎，而是以摘引馬克思個別語句爲基礎。他們不是從分析實際生活中求得指示，而是從比擬和臆測中求得指令和指示的。」我們這裏的教條主義者正是屬於這樣類型的人物。

毛澤東同志說：「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與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

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教條主義者的活動既不以實踐的經驗和估計實際工作為基礎，而否認了感性認識，因此，他們的所謂「理論」，就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於是，他們就靈敏地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看成是主觀思想的東西，獨斷的東西，武斷的東西，神秘的東西，而在他們那裏，就出現了不用苦工夫的「理論天才」，出現了從來不會犯什麼錯誤的「生而知之者」。他們沒有認真地接觸過或蒐集過任何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和各種學術問題的材料（感性認識），沒有系統地整理過任何方面的材料（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所必經的步驟），可是幾乎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宣佈他自己是最大的「理論」權威。理性的東西，在他們那裏，恰恰是被剝奪了。

剝奪感性認識所必然引出的邏輯的結果，就是剝奪理性認識。

事實上，我們有些教條主義者對於馬列主義的著作是讀得很少很少的，少得簡直可憐，少得簡直很難說是有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可是這一點，恰恰不是造成我們教條主義者的謙遜，而恰恰是曾經造成了我們的教條主義者的幾乎史無前例的絕頂的狂妄。

毛澤東同志強調地攻擊了教條主義，因為我們的教條主義曾經於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在革命工作上造成了很不幸的惡果；而教條主義者所以能夠在一些時候起作用，就是因為教條主義者披了馬列主義的外衣迷惑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和黨內許多同志。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自己對於問題缺乏全局的了解，缺乏理性的認識，就使教條主義者容易迷惑了他們。這樣揭穿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同時就能更快地和更深刻地幫助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覺悟過來。我們發生過的事情也正是如此。

但毛澤東同志並沒有忽視對於經驗主義的批判。經驗主義者雖然有或多或少的感性認識，然而因為他們沒有把感性認識提高一步，所以他們的感性認識就還只能是片面的和表面的，而他們的感性認

識本身也就不能不是深刻的。「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經驗主義者不能夠理解那事物，因此也就不能夠更深刻地感覺那事物。

否認理性認識所必然引出的邏輯的結果，就是限制感性認識，並使感性認識歸於無用。

毛澤東同志指出：「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毛澤東同志辯護了科學的理性認識，而認為：「……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世界工人階級的實踐基礎上，經過這種科學的思想工作而形成起來的。沒有這種科學的思想工作，便不能有馬列主義。但很顯然，這種科學的思想工作並不是可能輕易地達到目的。這裏有困難和痛苦。經驗主義者之所以成為經驗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好地利用自己思考的機關——頭腦，以致自己本來可能成為正確用途的感性認識，竟然在複雜的道路上變成了錯誤。教條主義者是思想的懶漢。經驗主義者也是思想的懶漢。而很明白，當教條主義在工作上所起的作用已經不大的時候，就必須把反對經驗主義這個問題提到更重要的地位。

毛澤東同志極其光輝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相互關係的理論。或者如真理報的評論所說：「毛澤東深刻地說明了和發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寧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原理，關於客觀東西和主觀東西的一致性的原理。」（譯文見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報第四版）這樣，毛澤東同志就從而完全粉碎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基礎。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

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每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相對的眞理性。無數相對的眞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眞理。『教條主義者把自己限制在歷史上某些抽象的公式裏面，認爲那某些抽象的公式不論在任何時間、地點或其他條件，都是絕對的。他們只片面地承認絕對的眞理，而否認相對的眞理。有些經驗主義者也把自己個別的或局部的經驗加以絕對化，否認該項經驗的相對性。但另有些經驗主義者則在各種各樣的感性經驗之間遊移來遊移去，無可無不可，他們則實際上只承認相對的眞理，而否認絕對的眞理。』

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的問題上，很明顯地都流入於主觀唯心論。

(四)

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我們中國是有一定的階級基礎的。毛澤東同志在他著名的『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曾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黨來。』我們這裏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正是小資產階級這樣一個社會的產物；從小資產階級生產的保守方面，就特別表現爲教條主義；從小資產階級生產的分散方面，就特別表現爲經驗主義。由此，可以明白：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在思想上所履行的批評的革命的任務，不限在對於我們黨有極偉大的意義，同時是對於我們全國人民有極偉大的意義。

毛澤東同志這個戰鬥的著作，完整地分析了認識運動或認識過程的規律，是一部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的邏輯科學，是中國工人階級長期戰鬥在思想上的結晶品，是中國哲學界一個全新的革命。正如眞理報的評論所寫的：『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簡潔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

思潮，企圖建築一些空中樓閣的反動哲學，這類反動思潮和反動哲學都已在人民革命的實踐面前，一地被宣告破產了。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的重新發表，對於在思想上掃清這類反動的哲學思潮或其殘餘，將是具有決定的意義的。

中國原來的進步思潮中也曾經嚴重地沾染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界那種浮誇的作風，開花而不結果。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的重新發表，也就要和那種浮誇的作風作戰。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極高地估計理論的重要性。這個著作的目的也就在於要使大家在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軌道上，在實踐的基礎上，把理論提到高度或更高高度，以便繼續改造世界的事業。這個著作本身的重新發表，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一件大事，應該引出中國的一個理論新高潮。

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

蘇聯真理報編輯部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二十三期發表了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七年所寫的哲學著作『實踐論』。這篇論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在中文編輯部的註釋中指出了毛澤東發表這一哲學著作的願因。

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個時候曾經有過一些教條主義者，他們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隻言片語，去嚇唬人們。另一方面，也有過一些經驗主義者，他們長期拘守於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思想的錯誤，特別是鼓吹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的教條主義者的觀點，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命受了極大的損失。

毛澤東寫這一著作，正是爲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特別是教條主義者的主觀主義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簡潔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在他的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的基本原理，關於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關於革命理論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的意義的基本原理。

毛澤東這一著作此特點就是：對複雜哲學問題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與描述，以形象性和鮮明

性結合在一起。作者一開始就說明了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他指出道：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類社會，離開人類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正因為如此，所以舊的唯物論是抽象的、直觀的。相反地，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却強調實踐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

毛澤東寫道：「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與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

「人的生產活動」是人的認識發展的來源。可是「人的社會實踐，——作者指出，——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踐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

在說明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時，毛澤東指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使人們對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同時，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解決排斥把理論從實踐割裂開來的任何企圖，用一切辦法貫徹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的原則。

作者寫道：「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毛澤東引證了列寧的著名指示：「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哲學筆記』，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八五頁），「生活與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

（「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三〇頁）

毛澤東在總結其著作的第一部分時，說明了辯證唯物論的兩個特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毛澤東對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作了一個全面的分析。

認識的第一個階段，毛澤東叫作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與印象的階段。在認識的第一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認識的第二階段、更高的階段，是理性的或論理的認識。在這個認識階段中所產生的概念是經驗材料概括化的結果，是研究世界的總結。感覺是事物的感性的映象，概念則是事物的論理的或適當的映象。

從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觀點看來，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系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系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客觀世界的總體上去揭露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從認識的第一階段進到第二階段，是從較低的東西進到較高的東西，從簡單的東西進到複雜的東西，是突變。

毛澤東寫道：「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與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續，使用判斷與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了解客

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達到於論理的認識。

毛澤東指出：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指出感性的認識和理性的認識是認識外界的統一過程中的不同的階段，這兩個階段不是互相分離的，是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的實踐基礎上統一起來的。

從認識的第一階段進到第二階段，就是「人在他們的生產與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覆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

在從具體到抽象、從感性認識進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思維只要是正確的，它就不會離開真理，而是接近於真理。

毛澤東在發展他對抽象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觀點時，是立足於列寧的這個著名原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哲學筆記』，第一四六頁）。

毛澤東在闡明基於實踐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辯證統一時，舉了一些很容易了解的生動的例子……他寫道：「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